

## 後 記

這是一筆拖欠得太久的心債。

20年前，年輕的民主牆運動剛被鎮壓下去，當局對我的審查也才剛剛結束了一段時間，這時，我就曾想提筆，寫一篇〈中國民主運動述評〉的文章，以對這場運動作點及時的總結與回顧。我定下題目，擬好提綱，卻遲遲沒有動筆，原因是當時所需要的一些資料，一年多前，為躲避落到頭上的打擊已經轉移出去，一時不便也不敢取回。那時，事件剛過，留在頭腦中的記憶還十分鮮活，總以為再多拖些時間也沒有關係。卻不想，這一拖，竟拖成了個遙遙無期的許諾。衝動一過，勁頭漸減，久而久之，則更是漸隱若無了。最後，即使想再提筆，也已是力不從心，身不由己矣。

從此，就欠下了一筆心債。

歲月悠悠，忽忽間十多年的時間一晃而過，轉眼就到了世紀最末的1999年。新的世紀就要降臨了。百年跨越，千年更序，這個難得的時間交匯，頓時激起了世界人類前所未有的興奮，人們吵吵嚷嚷，喧鬧歡騰，都在準備隆重的慶典，以迎接這個罕見的歷史交點。一種世紀末的狂歡撒滿了全球。這，多多少少也刺激起了我那早有些遲鈍的神經，一下觸動心事：再不提筆，這心債便要帶到下個世紀去了！

正是這不經意間的觸動，有如針刺，使我迴然一驚，竟決心要在這個殘年歲尾，來了卻心債。我想，如今要寫述評是不可能了，但把我青年時代那段短暫而又難忘的經歷簡要記述下來，總該是可以的吧？這也是一種結賬方式——為歷史、為自己結賬罷。

沒想到，真要動起筆來，才發現一切都並非易事。

起先，我只打算寫篇一萬來字的東西，把我與民主牆運動的聯繫及終結稍作交待即可。這是因為，在我早先寫成的《民主牆紀聞錄》中，已記述了我與一些民運朋友的接觸和交往，雖然內容極為有限，卻也頗堪代表。若兩者銜接，再加上另兩篇文字《一個默默無聞的生者與逝者》、《剪不斷的思戀》等，那麼，我青年時代最重要的經歷——我的思想形成和發展過程的基本輪廓，也就大致完整了。所以，我把題目定為《我與民主牆運動》，既不翻查資料，也不引用材料，試圖全憑記憶，一氣呵成；心想，反正要求不高，只要理出頭緒，勾出輪廓就行。如此草草率率，從11月初寫到12月中旬，一氣寫了兩萬多字。字數多寡且不論，關鍵是內容乾枯，語言乏味，猶如一副了無生氣的骨架。面對這具僵枯的乾屍，我不禁悲從中來，這樣的文字，寫與不寫，又有何區別？何勞我大動干戈，費去那一個多月的時光和精力？！如此一想，倒把我給想通了：既然事已至此，何不如多花些功夫，把它弄得像個樣子，對自己也算是個交待。

於是，我靜下心來，開始翻些材料，作點必要的準備。

這一次，因思路稍寬，筆墨想蕩開一點。雖然寫的仍是個人經歷，卻力圖將之放到一個更大的時代背景下來進行觀照，把個人的經歷與一代人的經歷結合起來，進而與民族、國家的命運作些適當的呼應與聯結。所以，我把題目改為《思想漂流紀程》，試圖以個人思想流變的軌跡來帶出歷史，透視時代，並在一定程度上展現其特有的語境和氛圍。此時，已是對新、舊世紀之屬頗有爭議的2000年了。從元月到7月，我奮筆疾書，寫下了八萬餘字的二稿。這其間，曾與錢理群師通過一次電話，我告訴了他自己的打算。之後，又將已整理成形的前面五章託人捎給了他，我還想聽聽他的意見。結果，同樣是在一次通話中，他建議我，既然本意不在時下發表，何不放開手腳，把該交待的東西都交待清楚，寫出一本書來？

這建議再次打動了我。

何況此次重寫，翻查舊有資料，也還發現一些頗有點價值的東西，未能派上用場殊覺可惜。若將篇幅擴大，可用的材料都用起來，不唯內容更顯豐富，還可增添點現場氛圍亦未可知。

再說，從整個中國民間思潮的產生、發展及其現象形態、分佈狀況，以及思考方式等諸多方面去看，我們當初那種大山裡的聚合與思考，至少在地域上講，也還是有一定代表性的，起碼不能排除它的個案價值。如此一想，我只好再次改動計劃，再次重擬題目，安下心來寫我的第三稿了。

這一次，角度上還需要再作些適當的調整，以個人經歷為線索的敘事展開結構自應保留，但視野還需擴大。在注重宏觀歷史，使一些必要的背景因素得到應有的凸現的同時，還要注意某些歷史事件，歷史細節的「觸機」性，使時代投影於具體歷史時空中的個人史、生命史成為真正個性化的精神書寫，使大歷史框架下的個體與群體、與歷史之間的交往、互動、感應和牽聯成為必然中的偶然，偶然中的必然。一句話，要寫出歷史中的自我（和我們），共相中的殊相！這樣，我就還需要再落腳到這塊貧瘠的故鄉土地上，從那個狹小的生存原點開始，從生命和思想的零線開始。由此，我忽而明白，我要寫的，事實上仍離不開我早年經歷中的那些人和事！我要寫我們的相遇與相識，寫我們的交往和分離，乃至我們的命定與歸宿……

那是一次命中註定的集體約會。命運不幸而把我們安排在這樣一張小小的人際網裡，使我們能夠有緣在那樣一個狹小而又局促的天地裡遭逢；同時，一張更大的網——歷史之網，又在無形中將我們的約會編織成一個更大約會的一小部分，或者，一個延伸的散點。這才是真正的歷史宿命！我們並不知道，當我們從各自的起點出發時，歷史早已背著我們，悄悄將那些分散、孤立的軌跡捏到一起，使我們仿佛都在被一個無形的東西驅趕著，早早就踏上了那條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並註定要在某一個岔口，某一段行程相遇，聚合的旅途，然後，同歌共舞，同樂同醉。這是生命之約，也是精神之旅。是思想交匯，靈魂碰撞所引爆出來的交響和奏鳴！與精神共舞，與歷史合拍，這是生命的悲欣與愉悅，酣暢與沉醉。試問，這樣的機遇人生能有幾次？這樣的搏擊歷史能有幾回？因此，我怎能輕易將它割斷又如何能夠割斷呢？

是的，那只是一次短暫的聚會。從我學會思考，成長為一個獨立的自我主體開始，到因這種獨立思考不為中共所容，從

而舉起屠刀，將它的社會表現——一個外在於中共的獨立思想運動打下去為止，前後也不過十年！若以我走出大山的封困而與山外的吶喊連成一氣看，那就更為短暫——不過兩年而已。但就是這短短的兩年，無論對國家民族，還是對我個人以及我的朋友們來講，都是意義非凡的兩年。

對國家而言，這是蟄伏了十年甚至不僅僅十年的中國民間思潮浮出地表，強勁噴發的兩年！是熾熱的熔岩地火揭開帳幔，奔湧、沖騰的高峰時段。在中共的專制統治下，中共建政30年來的社會不滿，第一次以獨立政治運動的形態揭竿而起，使至少被延誤了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民主化進程重又開始啟動，並由此拉開了當代中國大陸獨立政治運動的序幕。

對我和我的朋友們而言，這短短的兩年，則是我們的思想再度接受洗禮並且發生轉化，徹底從毛後期思想和個人魅惑的陰影中走出來，重估價值，重塑自我的一段精神蝶化期。在自我思考與歷史認同的雙重擠壓下，在各種社會思潮的交相激蕩中，我們過去所形成的那些價值觀念、認知方式、道德評價等等，再一次經受了全面的震蕩和嚴厲的檢測，由此開始了我們新一輪的思想裂變。慶幸的是，我們當中的相當一部份人，竟能在不同的處境，不同的思想撞擊中，以各自不同的感知方式和體驗方式，不約而同地實現並完成了價值體系的更新與重建，在新的高度上形成了新的起點，新的開端。事實上，這是我們的又一次覺醒和成熟！是一次精神與人格的再生與重鑄！

若僅就我個人的交往而言，這兩年，還是我打破地域局限，擴展交友範圍，從而與一批敢作敢為，志同道合的優秀青年從陌生到熟悉的超距交往過程。一道牆，一道在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意義上都極具象徵性的「民主牆」，使我們建立了超越身份、地位、職業和地域限制的友誼和關係。證之以日後中國社會發生的變革，這種自由交往關係的出現，實質上已經開始動搖和衝擊著傳統計劃體制下被戶籍、身份制度和職業工作單位所編制、所限定起來的人際關係和社群分隔，使人身控制和部門控制下的僵固秩序、交往格局出現了裂縫，這本身就是蘊藏於民間的自由衝動和民主訴求的市俗化表現（交往自由、遷徙自由等等），也是中國社會長期鬱積的諸多變革要求之一。這樣的

交往關係影響了我也改變了我。因此，我一直將之視為自己青年時代最值得珍視的精神冒險和思想漂流，以及難得的人生體驗。儘管它後來給我帶來了那麼多的痛苦和累贅，但那是思考的痛苦也是智慧的痛苦，是不甘於沉淪也不甘於麻木的累贅！很難想像，如果沒有這樣的痛苦和累贅，那麼，我將用什麼去對抗那失語的困頓和無聲的幽閉啊。

或許，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感觸，我需要格外謹慎，在著眼於個人的同時也要兼顧歷史，照應史實，儘量處理好兩者的關聯。因此，我就不能不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兩頭奔忙，既要注意抓住史實，又要注意梳理細節，讓紛繁的頭緒納入可靠的通道。為此，我就不能不過多地查閱和依賴資料，而不是僅僅依靠記憶，這就給我的寫作帶來了很大的限制。有時，為了弄清一個準確的時間（或地點），一句準確的話，甚或，一篇文章的確切標題，也要手忙腳亂地翻查半天；有時，則甚至僅僅是為了給自己的思考或判斷提供某種旁證或參照，也要翻箱倒篋地忙上一陣；而最糟的是，有時，待你滿頭大汗地翻找一陣之後，尋出來的卻是份毫無干係的東西。如此等等。其間的苦惱自是一言難盡，不說也罷。只是寫起來就分外吃力，其推進速度之慢，遠出我的意料之外。

不過，我仍然十分感謝那些早年留存下來的資料——日記、筆記、通信、文稿等等。當年的勤奮如今終於得到了回報。如果不是因為有了這些可靠的材料，不能想像，那些早被遺忘或者已經變得模糊不清的往事，我又如何能夠將它們釐清頭緒，找準線索？更不用說在準確的時間保障下使之部分地（有限地）「還原」了。經過漫長的時間汰洗之後，保留在記憶中的往事遺骸早已變成了一堆乾癟的骨架，原先充塞於其間的那些豐滿的「肉汁」，那些生動而瑣碎的「活性細胞」等等，早已被抽空、蒸發，剝蝕脫落，只剩下些殘渣碎片，漫無目的，似有若無地漂浮著，以至你很難準確地指認它，讓它復歸於原位。而更惱人的是，時間還是一個潛伏性的破壞者，干擾者，在你的不知不覺之中，它已悄悄地改變了組合，擾亂了秩序，使你的記憶拼圖出現些不易察覺的混亂和錯置，如果你缺乏可供糾錯的東西作參照，那麼，你就很可能會在不知覺中犯下一些無法原諒

的錯誤。即此，也可見出人的記憶之不可靠了。而我由此所獲得的感悟是：再次真切地體驗到文字書寫的重要！我想，即使是在所謂網路時代的今天，文字書寫對於人類來說，仍具有其無法取代的功能和意義！它仍將是我們進行資訊的儲存與傳播的最重要方式之一。

同時，我還想特別提及的是，這也正是我之所以要有意打破一般回憶性文字的書寫體式，而在其中（大多數章節之後）插入大量參證材料的一個重要原因。老實講，我之所以要這樣來使用材料（以原件形式穿插於各章之後），除了想以此方式來為文中的某些敘述提供必要的參證或補充，以滿足讀者進一步的閱讀興趣（延伸閱讀），使之具有某種情景再現，歷史寫真的現場感之外，更重要的，還是想借此方式，使這些粗糙的民間文本，這些原始的民間思想資料碎片得以保留下來。儘管我知道，這同時會給閱讀帶來一些梗阻，造成不必要的中斷與停頓，但我還是不願意將它們拿掉。不感興趣的讀者自可跳過不看。

我這份東西，若從1999年末起意動筆算起，到現在已是橫跨三個年頭，實足用了兩年零三個月的時間。由於平生並無什麼真正的著述，所以我還是第一次用這麼長的時間來搗弄一本書。而那又恰巧正是我工作最緊張、最繁雜的一段時間，電視、報紙交錯纏身，弄得我拳打腳踢，兩頭奔忙，窮於應付。結果，時間被大量擠佔，切碎不說，思緒也因此大受影響，以至有時一擱筆，一、兩個月的時間回不轉來。如此停停寫寫，寫寫停停，終於使這份東西成了少見的跨世紀工程——我終於還是沒能擺脫在下個世紀還債的宿命！幸耶？悲耶？都已無話可說了。

古語云，三十而立。歷史上許多有為之士，30歲前大多已建功立業，甚至是名滿天下了，古人中如賈誼、曹植、王勃等等，近人則如梁任公、譚嗣同等輩，莫不如是。所以，他們能夠早早就寫下《三十自述》一類的自傳文本；稍遜一點的如胡適之先生，也可寫個《四十自述》之類。他們天縱英才，少年得志，30也罷，40也罷，總有資格也有實績可寫。而我輩愚騫，庸庸碌碌之中，雖已是半百之身，猶一事無成，不過馬齒徒增

而已。之所以還要「為賦新詞強說愁」，勉為其難，寫下這麼一冊不倫不類的東西，實在是並非自以為也有甚麼建樹，也值得「述」上一「述」（且不論是幾十而述了）；而是有感於自己所生活的年代，所經歷過的某些世態、人情，於後世，於未來，就未始沒有一點借鑒作用。所謂往事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，歷史既是傳承的，又是可超越的。再說，歷來的傳記與回憶，多是些名人、大腕的專利，歷史敘述向與小人物無緣，他們是缺位的主體，是沉默的多數，是被歷史敘述遺忘的角落。而事實上，許多大人物的成就總是和他們的存在分不開的。所以，我不想隱瞞，我記下那些紛繁中的點滴，既有為自己作個交待，作點總結的意味，更是為了紀念那許許多多同我一起走過的人們——那些真正的小人物。他們過去多鮮為人知，以後也恐怕很難會青史留名；他們就像一行沙灘上的腳印，存在過也探索過，行走過也丈量過，但歷史的風沙終將會把他們的足跡掩蓋、深埋，最後消抹於無痕……

然而，在我眼中，他們卻是真正的時代英雄和思想先驅！我熱愛他們，也敬仰他們。如果有一天，他們都真正地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，絕跡了，變作了久遠的往事遺痕，那麼，我倒認為，這與其說是他們的不幸，倒不如說是歷史和未來的大幸！

我祝福未來。

好了，去罷，我「奔突的地火」——連同我這多餘的說明。

2002年元月16日草就

2月重抄於蝸廬